

文化记忆

北辛安镇上的剃头匠

今日理发师的前身,就是老北京的剃头匠,是当时重要的服务行当之一,每个老北京人都离不开他们。清末至民国,京西北辛安镇上的剃头匠和剃头棚,是其市井繁华的点缀之一,服务对象遍及京西的三教九流,故不可不记。杨学仁师傅今年72岁,从太爷起四代在北辛安剃头,镇上那时有五个剃头棚,他们杨家就占了三个。通过他的描述,我了解了那时剃头匠的手艺和辛酸史。

杨师傅讲,“那时的剃头棚,镇街上西门洞儿外薛家大院西北角有‘杨记’,是我二大爷所开;门洞儿里有‘三顺’,我老叔是东家;我家的叫‘振荣记’,东家就是我父亲,地点在‘天和药局’东边儿;‘景泉茂小烧锅’对面,有一个‘刘记’,剃头匠是刘锐;老照相馆东边有个‘东亚’,东家叫祁济元。

“我们祖上到我,来北辛安剃头200来年了。我的祖籍是江苏扬州,那里在清代最穷,是长江边上的盐碱地带。为了生存,那里很多人怀有一手剃头手艺,遍布在南方各省。北方的剃头匠,多是天津一带的人,那里也是盐碱地。200多年前,我太爷带全家来到北京,落脚在海淀的五塔寺边上。因为我三爷是庙里的僧人,人称‘杨三喇嘛’,太爷千里迢迢,投奔的就是他。在他的帮助下,太爷一家就在京西北辛安镇落了户,以剃头为业,养家糊口。”

“我太爷一家来北京,没有盘缠,是一路挑着剃头挑子给人剃头过来的。挑子一头是火炉和脸盆,水总是热的,一头是三条腿的板凳,所以老北京有‘剃头挑子——一头热’的歇后语。那时候的剃头匠要手持‘唤头’,走街串巷,有生意就地撂挑儿,给人刮脸、打辫子。听爷爷讲,前清的剃头匠叫‘薙(音剃)头匠’,‘薙’是除去野草的意思。清朝满人入关后,强迫汉人必须像他们一样剃头留辫子,叫‘留发不留头,留头不留发’,目的不是给人美容,而是要征服人心。清朝的剃头匠有饭吃,那时的男人们都留辫子,背后的大辫子多是假发,过一定时候就要续一回,这就要用剃头匠了。剃头刮脸后,就要打辫子。真辫子梳理整齐后,要重编。假辫子的就要‘续辫’,用丝线把假发辫与脑后的短发编连起来,跟真辫子一样,还要另编一条小辫子拧成‘锅圈儿’盘在头顶。可能是太爷的技术不赖,北辛安镇认可了他,他也才得以安身立命,繁衍后代。”

“太爷和爷爷的‘唤头’,送走了大清

朝。我父亲这一辈,接续了他们的手艺,在北辛安镇上开起了剃头棚。我父亲的‘振荣记’,是一间房,三个剃头匠,里面有三把高凳、三把矮凳、浴池子,墙上挂着镜子。门前有棵小槐树,我家的店幌就插在树上。幌子是布的,一米来长,四四方方,边上有绛子,当间儿是墨写楷书的‘振荣记’三个字。起先的小幌子写‘朝阳取耳,灯下剃头’。辛亥革命后,开始剪辫子。商震的军队过来后,彻底剪了,剃头匠们白天晚上地忙活了一阵,也算小发了一笔。再以后的‘剃头棚’就叫理发店了。剃头匠的工具,有剃刀、剪子,增加了手推子、吹风机。人们开始留光头、分头、平头和背头,剃头匠们几乎是要从头学起。那时候,老板们一般剃光头,政客留大背头,骡胶的、赶大车的、拉骆驼的,推平头,一般文人理短平头,嘎杂子们就多留中分头了。”

“剃头匠的祖师是罗祖,白云观有他的坟塔,每年农历的七月十三剃头匠要去祭拜,剃头棚里也要供奉他的牌位。罗祖是谁,是哪朝哪地儿人,我就知道了。我只知道剃头匠要凭手艺吃饭,不然就得挨饿。那时候,给服务对象剃头的头一刀是有讲究的,叫‘僧前、道后、俗两边,亡人留后不留前’,说的是和尚要先从头顶前剃起开天目,给道士剃要先从人家的发髻后动手,对平头百姓的第一刀走鬓角太阳穴(又有男左女右之分),给故去的整容要剃前不剃后,意思是要给人家‘留后’。那时剃头匠不光是会剃头,其他技能也有十来种呢,比如梳小辫儿、掏耳朵、染鬓角、接骨、按摩等等,总结起来是梳、编、剃、刮、捏、拿、捶、按、掏、剪、剔、染、接、活、舒、补16个字,后来还有电烫。这些个手艺得从小学起,勤学苦练有悟性,才拿得起来放得下。”

“街上我老叔的手艺,在京西数一数二。冯玉祥上天台山时,每次理发必请他去,都是副官车接车送。他还给京城名角叶盛璋和有名的京西盗墓匪郝二铁子理过发。二大爷的‘杨记’,能干全活儿,会接骨、按摩,治闪腰岔气、脖子落枕、骨节错位,一般大夫也比不了。手法有背、扛、托、伸、揉等。他随身带着各种骨伤药,给多少人解除了病痛可就数不清了。剃头匠给客人按摩,能使客人舒服得睡着了,行话叫‘放睡’,分为‘半睡’和‘整睡’两种。‘半睡’

是按摩上半身,‘整睡’就要按摩全身,365个骨头节都要揉到。解放后,理发店里就没这门手艺了。”

“我们家哥儿六个,三男三女,我是老大。我12岁上学剃头,后来老爷子不干了,我就顶了‘振荣记’的摊子,养活那一大家子人。镇上当时的名人,我差不多都给他们理过发。比如镇长、保长、村正、村副、承恩寺的普林和尚等。镇压反革命时,薛伍和薛大可临死前也是我给剃的头。后来搞公私合营,我们这些剃头匠就全成了理发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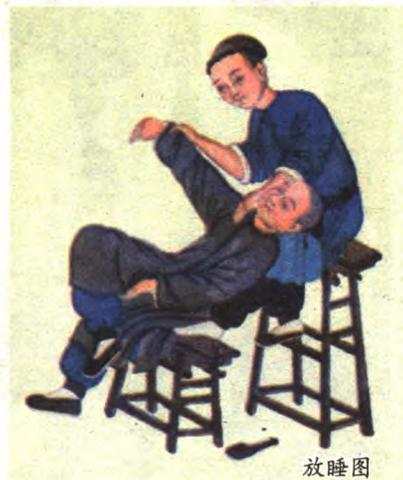
“听父亲讲,剃头行业原有隐语行话。剃头叫‘扫青’,刮脸叫‘光盘子’,修眉叫‘排八字’,修额角是‘开光’,敲背是‘洒点子’,剃头刀叫‘青子’,磨刀叫‘起锋’,脸盆

是‘月亮’,手巾是‘来子’,肥皂叫‘发滑’。”

“剃头匠属于社会上的‘下九流’,干活时人家坐着自己必须站着。虽然人人离不开,可也发不了大财。手艺高的,混个小康,像我能保住一大家子吃饱就算不错了。剃头匠一要手艺好,二要口甜,一边剃头还能顺着客人的话茬聊个天南地北的。碰上有来头的客人,待人接物就要格外小心,不然不但得不到工钱,还可能砸了牌子,受一肚子气也得白挨着。热了,得有小伙计给客人摇扇子;冷了,没有做饭的煤也得想法子把剃头棚烧热了,不然哪会有生意呀。日本投降后,一个治安军的连长来剃头,那小子架子大,光掏耳朵我就给他忙活了半个钟点儿,完事后扔给我一根烟,就大摇大摆地走了,谁敢追上去要工钱呀!” 门学文



剃头图



放睡图

剃头匠古称“待诏”、“剃工”、“镊工”、“薙工”、“整容匠”等。“待诏”是唐朝官名,宋朝文人们叫剃头匠“待诏”,是戏指他们要随时听候人们召唤雇使。“剃工”、“镊工”则专指他们的主要工具。“薙工”,是把理发比喻成给人除“草”的。“整容匠”,是明代叫法,今天看来还比较科学。

其行业祖师罗祖,又称“罗真人”。有谣谚说罗真人住江东,七岁学艺通。丙戌年中举,刀锯动玄宗。其行业秘本《净发须知》存于《永乐大典》,内载:“夫刀镊者,乃神仙之术,号曰罗真先生,世居人世,善能梳剃,曾蒙献宗宣诏,整顿龙颜。龙颜大悦,赐与金玉真珠,不敢拜受,退辞阶下。”

清光绪32年(1906),北京在原整容公会基础上建立了整容行公会,会所设在

前门外小马神庙31号甲;到民国初年时,从业人员达1581人。他们对自身的职业非常看重,认为:“发之为物虽小,而所关实大。稽之往古,于婚则曰结发,于丧则曰括发,于夷则曰断发,于僧则曰削发,莫不为礼制、国俗、宗教之所系焉。洎洪杨蓄发称兵,乃名之曰发逆。至于今日,而剪发几遍全球。若是乎一发之微,恒足以转移乎国运,所谓一发千钧者,非欤?”(见《整容行会公益会碑》)又据民国初年一份《中国北京同业公会调查表》显示,剃头匠有业主387户,从业会员3470人。可见,剃头匠已在老北京形成了颇为庞大的阵容,京西剃头匠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。他们大多不识字,凭手艺吃饭,但他们用巧手装点了老北京人们的生活,功劳实在不小。民间艺人们画的《北京民间风俗百图》的稿本中,剃头匠的场面就占了两幅。

文化新闻

美丽石景山 践行中国梦

——区文联召开第三次“美丽石景山”美术作品研讨会



图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、著名画家刘普生老师对美术作品进行点评。

本报讯(通讯员邵梦莎)2014年8月20日,区文联召开了第三次“美丽石景山”美术作品研讨会。区文联、区美协的12位画家参加研讨,同时还特别邀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、著名画家刘普生对作品进行点评和指导。此次美术创作,以“美丽石景山”为主题,在经历多次采风酝酿,确定内容,创作研讨、再创作再研讨的基础上,共有创作作品40余幅产生,其中入选的优秀作品近20幅。

研讨会上,每位画家对自己的画作进行了介绍,与会的各位

艺术家针对作品主题以及绘画技艺等方面进行深入的交流探讨,表达中肯的意见和建议,并将自己的经验和技巧分享给大家,会议充满浓厚的艺术气息。

刘普生对石景山区文联率领艺术家们深入生活、深入采风,贴近实际、贴近群众的创作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称赞,他有感于各位画家对美术创作的钻研精神,赞扬了画家们能够深入基层、深入生活,能够在了解历史、接触社会群众的基础上画出真情实感,并且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对石

景山的热爱。

一直以来,区文联围绕全区宣传工作重点,坚持在创作作品上围绕中心,服务大局,以优秀的文艺作品弘扬主旋律,传播正能量;坚持集思广益、深挖题材、发挥各位艺术家的艺术特长,创作出体现地域特色的优秀作品,为石景山区践行“中国梦”贡献力量,在充分展示石景山区的美术成果的同时,促进石景山区美术事业的繁荣与健康发展,为石景山转型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。